

李晓达

待渡山实难称之为山。山体占地不过数亩，加上山顶名为甲秀楼的两层小塔，也不过三十来米高。万年前海底隆起几处不算高大的岩石，随沧海桑田露出水面，岩石间泥土里的草木经一轮轮春夏雨水的滋养而茂密起来，也就成了南海边这一处小丘。

即便在所处的粤东沿海平原，这也算不上山。更不用比邻那些声名远播的山：出产名茶的潮州凤凰山，玄天帝君镇守的碣石玄武山。偏居粤东陆丰市甲子镇一隅的待渡山，对比这些大山、名山，只是艨艟巨舰旁一叶渔舟。贵阳亦有甲秀楼，蔚为大观，仅楼上一副两百余字长联便足彰显“甲秀天下”。同为“甲秀”，待渡山上的小塔实不堪一秀。

待渡山修缮一新不过二十年前的事。建了崭新的牌坊亭阁、石壁石像，小塔也贴上了石碑，符合镇子里对祠堂、祖屋翻新的审美，如穿不合身西服化浓妆的老农。据称因改变文物原状，特别是山上小塔原为岭南地区罕见的三合土夯造塔，因水泥加固且石砖贴面后失去文物价值，导致待渡山难以评选为高级别历史文物古迹。此为后话了。

我小时候经常经过待渡山。那时山上怪石嶙峋，荒草丛生，枯树野草间是泥沙剥落的灰褐色小塔。山上小路曲折崎岖，常有蛇蝎出没。有乞丐流民在山上搭棚为居，污秽狼藉。山下岩石上刻着的“登瀛”两字满是苔藓，村夫渔民喝多了酒经过，转到石后拉开裤链，淋漓浇灌在岩石脚的海沙上。

七百余年前南宋皇帝从临安逃亡，经海上辗转抵达甲子门时，看到的这座小丘，当时肯定荒凉得多。七岁的皇帝赵是和四岁的卫王赵昺，在丞相陆秀夫等重臣的护卫下，已经在波涛中颠簸数月。皇帝将小丘作为行营，驻军山下顺官，暂时安顿了下来。

抵达时已是年底。这一个春节对于颠沛流离的小朝廷而言，想必是凄凉的。肯定没有宋朝皇室新春惯例的大朝会，没有百官贺岁，更没有春酒宴。宋朝烟花火药已普遍，但山上应没有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”的喜庆与惬意。至于宋朝官员向皇帝贺岁惯用的“元正令节，不胜大庆，谨上万岁寿”贺词，估计也不适用于这个心惊胆战的小皇帝。离开甲子门后仅一年多，赵是因飓风落水受惊，病死江门新会一荒岛，后草草葬于香港大屿山。

疲惫惊慌的小朝廷在此暂得喘息，军队得以安顿休整，等待时机再谋渡海东去与文天祥会师。因此这山丘被历史纳入视野，慷慨地赋予了一个诗意的名字：“待渡”，以及加在这名字上的诸多意义。

数百年来，这座小丘因这段往事，不断增添建筑与诗文，享受名山大川的待遇。古往今来多少诗家，在此小丘上凭栏眺海，多有感慨。但再无皇帝来此等待渡海。空留下一个“待渡”之名，供后世登临者反复咀嚼回味，再生新的感叹。

待渡待渡，为何而渡？

渡，从此岸到彼岸，跨越江河湖海。对生存在土地上的人，特别以农耕为根本的民族而言，总要有特别的理由，才会让人不顾惊涛骇浪，舍身而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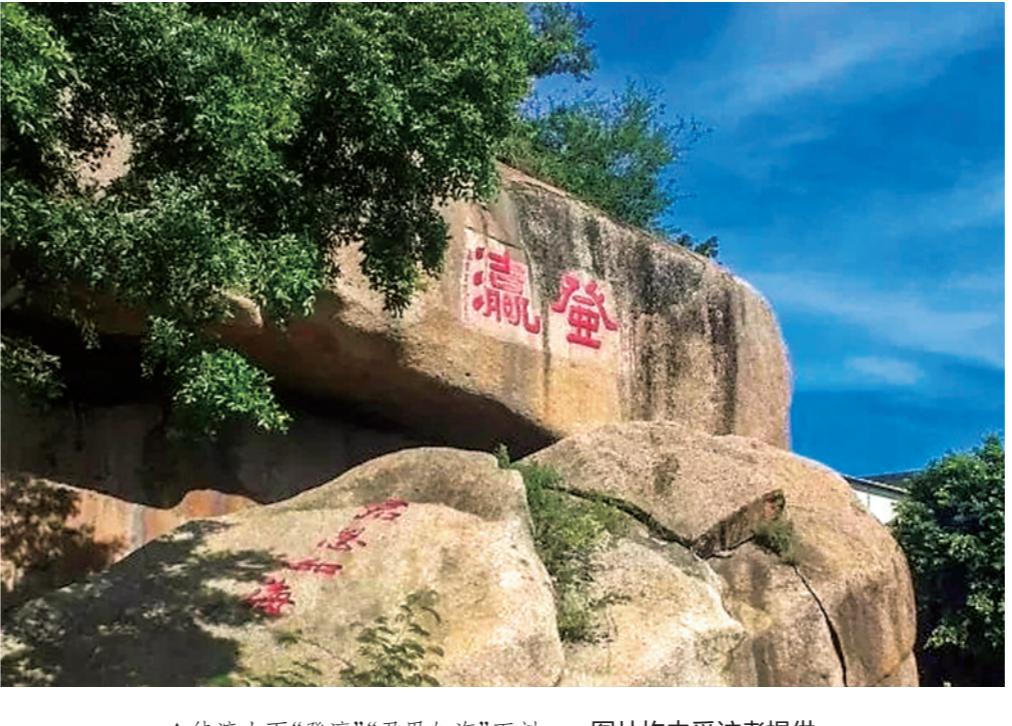
唐朝僧人鉴真六次东渡，历尽千辛万苦终达扶桑，为的是传经兴教，这自有信仰支撑。苏轼屡屡被贬，但以前贬谪之路起码有土可依，至60岁时自惠州贬至海南儋州，只能渡海。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有句：“参横斗转欲三更，苦雨终风也解晴。”相比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添了几分无奈，但毕竟仍有不灭的意志支撑。

而对于南宋朝廷而言，渡则是不得已的流亡。扬州沦陷后，真州、通州相继失守，宋失去了长江以北的最后据点，只能一步步经福州、泉州、潮州等地往南逃亡。宋朝君臣寄希望于元军能像当年追赶宋高宗的金兵一样，因不堪忍受南方的湿热天气而退兵，因此出海流亡。而元人从下马登船开始，就显然不会善罢甘休。

由于害怕城池失守，宋朝君臣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，远离故土的军队苦不堪言，士气日衰。渡，本应有彼岸终点，而被追逐的流亡朝廷，随时都要准备离开前往另一片未知的海面。



▲待渡山上甲秀楼旧貌（摄于1970年代）。



▲待渡山下“登瀛”“君恩如海”石刻。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因此这待渡，更多了几分悲壮和凄惨。

随皇帝从甲子门出海的，还有一支由当地渔民组成的勤王队伍。对于这些甘愿随年幼皇帝和即将倾覆的王朝一同渡海的义士而言，渡的理由则复杂得多。皇帝曾驻跸，对于这海岬边镇而言极富意义。这个千百年来远离中央政权的边缘渔村，第一次与朝廷、皇帝、国祚等等只在经书戏文中看到的概念直接地接触。甲子人在震惊惶恐中突然意识到，此地亦为王土，是岌岌可危的南宋的一部分。

即便广泛意义上朝廷的管辖和恩泽从未直接遍及此地，但民众忠义之情仍然被激发。当地豪族范良臣进食劳军，赐之为右仆射，现山上还有“进食亭”遗迹。甲子人郑复翁椎牛誓众，率渔民攻袭元军且夺兵船多艘，并率五百义士随皇帝出海，至崖门遇巨风，舟覆而死，赐谥义烈。“待渡山前仰天风，谁知渔父即英雄？”

无论居庙堂或处江湖，国人肝胆中总有忠义的热血，等待着振臂一呼的激活。这既关系千百年的传统忠君爱国思想，更关乎生存与尊严。待渡山东面半山腰的茂密树木中有三口荒坟，当地人唤作“番仔坟”。据记载为明朝嘉靖年间沿海掠夺的倭寇，被甲子人击毙后埋葬于此。一镇、一城乃至一国被外族侵犯，土地、粮食、妻儿、家园会驱使热血儿郎奋不顾身地与之斗争。这些精神凝聚起来，才成为民族、家国、九州、天下等等宏大的字眼。

夜晚从待渡山上远眺，山前不远处海面渔船点点，山后镇上灯火通明，摩托车轰鸣从山下经过。不知七百余年前此山上的皇帝，夜晚远眺时所见何物？那时山上是否如七百余年后一样长满酸甜的覆盆子，整日流离受惊的年幼皇帝，是否曾经采摘品尝？山下甲子港的海浪呜呜，依旧拍打岩石堤堰，一如七百余年前。

待渡待渡，渡向何处？

历经艰辛远渡，无非为了到达另一处，开启新的故事。“乘槎泛天河”只是传说，毕竟“蓬莱无可到之期”。而不知所去何处，所遇风浪几何，能否抵达愿景之地，是否仍有毅然远渡的勇气和决心？

元军至临安前，谢太后曾号令天下兵马赴临安勤王，响应者寥寥，唯有张世杰慷慨赴会，举朝震惊。临安城投降前夜，小朝廷逃往婺州，为赵宋王朝保留了一丝血脉。后又至温州，张世杰、陆秀夫此后陆续率残部到温州江心寺会合。如张世杰者，当时应清楚知道南宋这艘残船所渡将向何处。但作为一名士人、臣子，从披甲策马向临安城前进之时起，他应该早就抵达其精

神的彼岸。

有人在远渡前已明白所去何方，即便不知身躯将随流水抵达何处，但精神上早已洞悉彼岸。弘忍传衣钵给慧能后，送慧能南下。过渡时慧能不让弘忍摇橹，称：“迷时师度，悟时自度。”这是一代大师开悟并获传法后对身负使命的清醒。有人或许是早已看清彼岸，临津可渡却不可渡。楚王项羽败退乌江，明可渡江再待卷土重来，而偏偏自刎。这曾破釜沉舟的英雄，以不渡而抵达人生终点，是否仍为人杰鬼雄？任凭后人沉吟回味罢了。

景炎二年正月，皇帝与南宋最后的军队从待渡山前的港口出发，再入茫茫大海。途中赵是病死，赵昺继位。两年后的祥兴二年二月初六，公历1279年3月19日，南宋与元朝在崖山展开决战。宋军战败，元军包围崖山。随后历史上悲壮一幕出现，左丞相陆秀夫背着赵昺在崖山跳海而亡，十万军民相继投海殉国。

国祚320年的宋朝至此灭亡。蒙元最终统一整个中国，这是中原王朝第一次整体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征服。甲子门上的小小待渡山，也在经历流亡朝廷的匆匆一瞥后，又远离历史的视野。

无论后人如何评价，宋终究是一个立国后带着“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”的包容，以遍立各地衙门前石碑的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十六字箴言标榜治理理念的王朝，催生了艺术璀璨、文化昌明的时代。因此覆灭之际，犹有甲子门五百义士赴死，十万军民蹈海，更有文天祥《正气歌》流传千古。这不是一人一地之选择，绝非历史的偶然。

三百余年后，取代蒙元占有天下的大明也走向覆灭。长期的残酷统治、酷刑搜刮之下，明朝面临的是外族觊觎、义军四起，亡国之君崇祯即便有勤勉之名，城破之日只能孤零零自缢煤山。王朝自有周期，但对比宋、明覆灭之际景象，不由让人思索所谓天命、气运与人心的关系，亦更感叹崖山十万军民殉宋的气壮山海。

陆秀夫负幼帝蹈海时，或许会想起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靖康之耻，想起北宋徽钦二帝及妃嫔贵胄被掳北地后受尽凌辱的牵羊礼。渡无可渡时，无需抉择了，以拼将一命作最后的反抗。这是渡的一种终点，也是保留尊严的必然选择。投海殉宋的十万军民，绝望中或许也会想起故土坟、白发双亲，自家地里几垄青蔬。宋朝艺术发达，这十万人中或许有擅书法绘画的，有制作汝瓷的行家。随着身躯沉入海

水，他们的身份都统一定格为：“宋人”。

人生亦远渡，生命的归期、终点，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所去何处的问题。七十岁的宗泽主张北伐渡河抗金未得支持，临终前起身大呼三声：“过河！”死后他的魂魄，能否领十万旌旗渡黄泉再战阎罗？可惜宋再无捷报飞来，作祭奠的纸钱了。

这是生命的个体对于人生终点的回应，铿然有声。而土石的寿命太过于冗长。因此宋灭亡，明来清往，待渡山还存在于甲子门。对于一座山丘而言，不用考虑终点。待渡山下有儿童数人聚集于贩卖零食的小摊灯下，购得心仪食品后，返回待渡山前“登瀛”大石攀爬嬉戏。毫不在意此石年龄比他们多了三万七千岁，且经历了无数沧海桑田、白云苍狗。而他们或宁静或不凡的一生，才刚刚开始，如船初渡。

待渡待渡，渡在何方？

起身赴渡，无论是否到达终点，也总会记得待渡之处。或故地，或故人，或回忆，总生留恋之情。摩西率以色列人渡红海，临行前取走祖先约瑟骸骨。唐人送别至渡口，折河岸柳条相赠，意“留”也。都是为了铭记对出发之地的记忆。从待渡山出发的人们，是否也曾再次回眸这海隅渔村？

甲子镇位于广东汕尾市陆丰市东南方，濒临南海。甲子之名，据称始于汉，系因港口有石六十，应甲子之数。明洪武二十八年，甲子建千户所城，隶属碣石卫。

古镇悠久，古风犹存。有据传为古傩舞演化来的英歌舞，健壮后生以油彩打脸，头戴金花，身着红黑两色对襟衫，脚蹬系铃草鞋，持短棍或小鼓依阵法而舞，演绎梁山好汉，古朴刚劲。元宵节镇上的后溪社设十来米高的秋千，后生哥弟轮流登秋千飞荡并作惊险动作，以胆气炫耀乡里。春秋两祭，大小祠堂门开，长老拈香率族人跪拜于古旧的祖先牌位前。孟兰盆节设祭坛和繁杂法事祭拜孤魂野鬼，五色纸扎的普度公像高达两层楼。五月节溪河间鞭炮锣鼓喧闹，依旧有龙舟在流经镇子的瀛江、西河中争渡。

在待渡山面海而望，瀛江、鳌江从北蜿蜒连接甲子港，西南方群山连绵的海岬延伸直连右侧沙滩，东南方麒麟山恰成港口的天然屏障。港口内外宽而中间窄，状如马鞍。潮涨潮落，海水如千军万马涌入，一过窄处潮水高涨，再到宽处便奔涌四泻，白浪滔天而声如惊雷，气势不凡，成就“甲港吞潮”的独特

景色。

地势如此，在此生活的人也有几分激昂。怒海求生，命薄如纸，荣辱得失与身家性命一样重要，大人孩童都把“认义不认命”的俗语挂在嘴边。郑复翁及二子战死后，其妻、媳等家属到待渡山上遥祭毕，集体投海追随英灵。血性是这个家族乃至这方土地的印记。清初“乌红旗”组织也遍及此地，联村抵御外侮、反匪抗盗，且亦相互争斗，历史上的械斗场面不亚于上古战争，无怪乎有民风彪悍之名。

此地红色印记浓重。彭湃在海陆丰建立全国首个苏维埃政权时，甲子人揭竿举锄呼啸而赴。三河坝战役后，周恩来、叶挺、聂荣臻等曾来甲子，在当地革命群众掩护下从甲子港出发赴香港，保留了革命火种。解放战争时期的两江纵队中，也有不少甲子人身影。镇上多处烈士陵墓中，有父子英雄、兄弟烈士。旷野中低头默哀时听风声如号角，让人对这场革命老区肃然起敬。

此地亦文风蔚然。有多个书画社，有的古旧祠堂内还设有书房琴室。老人聚集巷头以八音弦乐自娱，普通百姓也以家中悬挂名家字画为荣。镇上的第一中学由清代嘉庆年间创建的甲秀书院发展而来，孔子塑像旁百年书声琅琅。而新建成的高中是全镇占地最大面积建筑，数年间校园新栽树木已成荫。更有一座规模不亚于大城市艺术馆的文化艺术中心，常有书画展览。戴草帽的农家老翁携幼孙看展，与名家并肩而立点评章法用笔，没人觉得不妥。老辈人说待渡山上小塔是镇上“魁星笔”，书写小镇数百年不衰的文风。

待渡待渡，渡今安在？

在待渡山尚未修缮前登临，山上古物、建筑多引发对前尘往事的追思，很有“荒城临古渡，落日满秋山”的沧桑感。皇帝在此登临后不久，“干戈寥落四周星”的文天祥便在“惶恐滩头说惶恐，零丁洋里叹零丁”。今日游者登临此地，遥想当年，对“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”的悲怆也能有同感吧。

“甲秀楼”小塔有前贤留对联：“书云大手笔，镇海小神山。”写得很有气势，也符合这山的身份。山下一艘型岩石有宋范良臣所刻“登瀛”二字，取唐代十八学士登瀛洲之义，因山前港口有奇石十八屹立如人。范良臣还在另一石刻像纪念进食事，石刻中皇帝端然而临，他自己跪而进食。届大均留句刻石于此：“天留一石，以作天家。君臣遗像，苔蚀如霞。芫荽之饭，化作琼沙。御珠青鸟，以踵重华。”

明代万历年间参将张万纪、守备胡文恒驻甲子时兴建进食亭，又名帝子亭，内塑陆秀夫、范良臣为宋帝进食石像，并刻“君恩如海”四字。进食亭原有三副对联，其中“瀛石由来存古迹，芫荽以后见斯亭”尤有深意。亭下还建有一处“将军宿”，以慰郑复翁之灵。

百姓带着自然的淳朴，将这小山赋予神性，称皇帝雕像为“石帝公”，当做神像敬香礼拜。如果知道这个小皇帝的身世经历，还有他为什么到待渡山来，或许百姓就不会祈求他保佑什么了。

即便夜晚，待渡山也有着喧闹。山前港口码头有多艘渔船满载鱼获归航，天后宫前灯火明亮，人声鼎沸。胳膊粗壮的渔家妇女两人一组，抬着装百来斤鱼的大铁盘疾走如飞。过秤的站在半人高的系缆绳石块上，拖着长音高声报数。港口上十几米高的妈祖石像，慈悲低眉默观杂尘世。

远处海面上是万千年前的月亮，秦王汉武看过，李白苏轼看过，与年幼的赵是自待渡山看到的一模一样，与崖山投海的十万宋人活着时，夜晚劳作归家途中抬头所见的那一轮，也毫无差别。亘古不变的月光温柔地倾洒下来，海面上浪潮一波波从时空尽头翻涌而至，长途跋涉抵达待渡山下，触碰坚实的岩石，化为或大或小的柔软浪花后，便又融入深邃大海，永无停息。去国怀乡、满目萧然也罢，心旷神怡、宠辱皆忘也罢，逝者如斯夫。

尽管困难重重，铁西区对工业文化的追求并未止步，对工人村的保护开发也从未放弃。沈阳市铁西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周长梅介绍，全区大力打造“工业文化+旅游”，加快培育“工业文化+创意”，借势发展“工业文化+数字”，积极推动“工业文化+沉浸”，努力把工业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和竞争优势。

“保护开发工业遗存既要‘叫好’，也要‘叫座’。”周长梅说，区里引导开发单位对每个工业遗存进行个性化规划设计，避免不同产业园定位和业态的同质化竞争。比如红梅文创园，就突出文艺和现代气息，重在吸引年轻群体；比如奉天记忆，以特色小吃和城市书房为主，以市井气吸引当地居民；一些园区开发电竞类、沉浸式主题……

“总的目标是让文创园的发展可持续、有前景，这样才能将‘文艺范’‘工业风’‘情怀牌’打得精彩。”周长梅说，未来对工人村的开发利用，也将遵循这些原则，着眼这些目标。

不久前，铁西区在城市更新工作中，又启动了对工人村旧址居民的新一轮搬迁动员。“今年是工人村建设70周年。相信有政府部门提升城区品位的决心，有各方开发运营工业遗存的经验，已步入七旬高龄的工人村终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利用路子，在新时代焕发光彩。”张瑞期待地说。

焕新“工业风”，新中国“工人第一村”重光

改建赋能打造成为体育创意街区、青年艺术培训基地、儿童游乐场所、特色餐饮一条街……王安的路子正越走越宽。

辽宁社科院研究员张思宁说，沈阳是工业遗产的“富矿”，改造不仅要让一座座老厂房不再“沉睡”，更要变成有体温、有人文气息的新生代，重新融入城市建设让人们生活之中，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。

和王安一样，越来越多人加入到续写工业遗产新生命的创意中。2018年，铁西区按照“留修改扩”原则，引入万科集团整体运营红梅精工旧址，后者修旧如旧，重现历史，并注入诸多文艺业态。如今，这里已是文艺爱好者的乐园，市民白天可以看展，晚上可以到地下的原料库Live House，听“痛仰”“野孩子”“康姆士”等知名乐队的现场音乐。曾经的发酵厂和味精车间，也被改造成发酵艺术中心和味觉博物馆，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尝“鲜”。

目前，沈阳市铁西区70万平方米的工业遗存，已开发45万平方米，建设了红梅文创园、奉天记忆文化创意产业园、奉天工场等11个文创园。在开发利用中，铁西区还根据工业

遗存的特点和产业发展需要，摸索出“政府主导+市场运作”“企业整体开发运营”“团队经营+政府服务”等模式，让一个个闲置的地标变废为宝。

再度出发：留住一代人的乡愁记忆

从工人村出发，向南行走10多分钟，穿过两条街区，便来到沈阳市劳动公园。“五一广场”北侧的劳动模范浮雕，刻有历年沈阳市全国劳动模范名字的“劳模墙”，如同一座座劳动者的丰碑，无不向人们讲述着劳动光荣的故事。

工人村真的老了。早在2003年，沈阳市铁西区就对工人村大部分区域拆迁，原先的143栋三层苏式小楼，只有36栋保留了下来。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桑，这里的居住条件已经与现代化都市差距拉大，房顶瓦下的麻雀窝、楼梯间破碎的窗户、一些楼房下沉的地面向许多地方都显露着老旧甚至破败。

多年来，工人村寻求重生的努力一直没